

风物咏

醉美霞光里

牛图

朝霞

清晨，常漫步城区周边山顶，站立眺望，静待日出。一轮朝阳，从东方慢镜头探出，把积攒的万道霞光，齐刷刷遍撒山城。

屋脊之上，那霞光，红得耀眼，强劲得有些粗野，热辣辣唤醒万物。公园里，朝阳下，锣脆鼓响，拳飞剑舞，流光溢彩；飞动的步伐，踩着厚厚的霞光，腾挪展翅，眉开眼笑，身心俱醉。穿行殷红中，自有热血奔涌。霞光抹平时间长短，给人人心中点亮一盏灯。盛年之人，红光满面，脸有朝霞；耄耋之人，悠闲散步，霞光消弭皱纹。轮船上度日之人，也转动轮子，涌上东山公园，面迎霞光，接受它的按摩。

立城北凤彩山上，于红彤彤的高大镂空苹果雕塑下，近观彩霞中的牟氏庄园，俯视山城全貌，除了鳞次栉

比的高楼，醒目的三棵古槐，呈三角形站立，庄园门前一棵，200多年树龄，城内东西两棵，西槐1100年树龄，东槐树龄1300年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古树名木。

山城南北三条主路沐浴在霞光里，四通八达的支路两边更多是法桐、樱花、紫荆等。城东1300多年的那棵古槐被立为“国槐”，传说，唐朝大将尉迟敬德曾在槐下歇息过。他沐浴山城的朝霞，扬鞭跃马，为大唐开疆拓土。

我二十年前打乡下调进城一中教学，每天早晨，沐浴霞光，到城北游玩。我习惯走到牟氏庄园南边，踏着中国古代的乡村甬路，品味明清的乡村文化。虽然，城区高楼林立，繁华遍地，但庄园以它的古朴深邃铭刻在人们心中。仿佛在城北，有一束农耕文化

的目光，时刻凝视山城日新月异的变化。

庄园前古槐南的广场上，刚落成的胶东抗大精神教育基地，为庄园增添了红色旅游景点。诞生于一九四一年三月烽火硝烟中的抗大一分校胶东分校，从进驻栖霞牙山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结束在栖霞办学，八年浴血成长，可歌可泣。九位分校校长、政委的铜像肃立在广场上，他们身披霞光，神态各异，凛然大气，指点山河，让游客们再一次接受爱国主义教育，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。

回身北望，长春湖霞光中波光粼粼，湖边的太虚宫钟磬敲响，三清殿在霞光中时隐时现。此时与天地融为一体，头顶蓝天，脚踩大地，霞光万道，令人杂念顿消，蓄势待发。

长春湖

拉开窗帘北望，一片波光潋滟，在山间平展展地徜徉。太阳刚露头，把殷红越过山顶，映照给这片水域，给她着上了淡妆。看着，养得眼睛蓝蓝的，心爽爽的。

沐朝霞，出家门。漫步广场，走上湖南大桥，习习微风拂过，带来湖的温馨呼吸，神情为之大振。

长春湖水域面积10平方公里、湖容量8000万立方米，分别是杭州西湖的1.5倍和6倍。它没有西湖的繁华与热闹，在她宽厚怀抱里，最能体验自然淳朴的水韵与山味。长春湖东西两边矗立葱茏大山，由南而北拐一个弯，入公山和母山怀抱。在拐弯处，一座跨湖大桥给这位少女系上一根红丝带，更显文静柔顺。

静立湖边，与之默视，与之对语。而我面对幽静的湖水，却是忘记那些描写语言，就只是这样站着，吮吸她的气息，把她的所有细节定格在画面上。对她的赞美之词，往往在别离后，才有回味无穷的吟咏。美景不靠喧哗，它只去静静地铺排，用摄人灵魂的氛围，让你关注，打上可以回忆的烙印。

山得霞光垂青，厚重善良，水有霞光护理，清纯明净。长春湖西岸绿影丛中，红瓦碧砖映现中，为中国道教著名道观。公元1191年，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亲自主持修建道观，金章宗赐匾额太虚观，后来重修，面貌一新的太虚宫重现长春湖畔。沿太虚宫，湖岸向北，依

苹果

果，均为红富士系列的名门望族。开春枝条发绿，几天光景被霞光催壮变粗，花开满树。眨眼，树上挂满绿色果子，套上果袋，雨雾滋润，苹果慢慢把果袋撑满，似饱满闪亮的灯笼。转眼金秋十月，只听哗哗摘袋声，一个个光光的头颅从果袋里探出，似婴儿出浴，惊喜亮眼。晨雾弥漫，朝霞激动地吻它，果脸微红，继而大红，那些不同种类的红富士，竞相晒红，比赛谁最红。山城的霞光专心，直把个苹果喂养得胖胖的，水汪汪的。

一条绕岭小路，每日凌晨由霞光牵引，登上岭背，休闲日子，在公园里散步，打

旧林木葱茏。沥青路蜿蜒缠绵长春湖周围，驱车绕湖，湖在旋转，湖在灵动。长春湖素有“胶东天池”之称，是烟台乃至胶东半岛最大的淡水湖，不仅是烟台市重要的水源供给及保护地，而且周围汇集牟氏庄园、艾山温泉等6大景点、20多家宾馆酒店，其周边区域年接待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占该市重要位置，旅游资源十分丰富。

休闲日，长春湖会变成一位花枝招展的美女，亭亭玉立，飘裙扬袂，手捧美酒，光润玉颜，樱口启开。吹起山歌村笛，招徕四方宾客。

耳畔白鹭一声清鸣，我回过神来，静观长春湖，感慨能有一方碧水在霞光中陪伴，是这方百姓的福分。

拳，跳舞。秋风送爽，苹果盈盈，休闲日登山，霞光会无缝对接，与你相伴。有菊花相迎，又有果香相融，神情愉悦。来庄园游览的旅客，吃着苹果，登上凤彩山，一览山城全貌，似进入巨大的苹果核中。城南翠屏山，本为山城屏障，而今入了山城怀抱，山南果园划为风景旅游区，秋天可以来果园采摘，品尝原汁原味的栖霞苹果。

每到金秋十月，朝霞不息，温润惬意。四面环山的苹果早与城中苹果连为一体，城中人处在苹果的怀抱里，沉醉在果香里，苹果怀揣足足的霞光，红了山城，名副其实的果都。

随笔苑

何以迷秋香

尹爱群

四季的气味里，我偏偏念着一缕秋香。

小时候看老电影《三笑》，华府有春香、夏香、秋香、冬香四个丫鬟，名字末尾都带一个“香”字。春、夏、冬，只是时令；唯独“秋香”，念在嘴里，像是另有一层意思。

它既是电影里的人名，也是旧时织物上的一种颜色，还是秋风送来的一缕气息。旧时织物色谱里，确有秋香色。不是明晃晃的金黄，也不是枯败的褐，是绿里泛一点浅黄，黄中又留几分绿意，像树叶经了几番秋风，将黄未黄的样子。温温淡淡，不惹眼，看着却舒服。

我曾在江南一座老宅里见过一方旧帕，压在玻璃板下，颜色褪得几乎说不清是黄是绿，却让人盯着看了许久。古人审美偏爱这般含蓄，不把话说满，也不把颜色用尽。这股柔和内敛的色调，多年以后，竟在母亲织就的毛衣上再度相逢。而比织物之色更鲜活活动人的，是秋风漫来的那一缕清芬。

我总觉得，桂花未开时，叶间那些米粒大的花苞，也藏着这样一点绿里泛黄的色调。若说秋香色是织物沉淀下来的颜色，那么这些花苞，便是桂树在秋风里悄悄酝酿的一点心事。

暑气褪尽，风便清爽下来。公园里的桂花，悄悄地开了。花极小，一簇一簇隐在绿叶间，不细看几乎留意不到。香气却藏不住，风一吹，那股甜香便漫散开。并不浓烈，淡淡的若有若无，行路之间，冷不丁就拂到鼻前。

李清照写桂花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”不必借明艳示人，自有风骨。一树桂花，亦是一番收成。经过一春的抽芽，一夏的滋养，把积攒许久的温润，都交付秋风。花开细碎，香气却悠悠远散。不必奔赴远山大川，街角一树桂，便足够安放心头清欢。

往年桂花开时，我常陪母亲到毓璜顶公园走走。园里几株桂树，年年如期绽放。母亲爱这桂香，路过总要站一会儿，静静闻上片刻。

母亲也爱秋日长空。她说，春天风多，夏天太热，一入秋，天忽然就高了，远

了，云淡风轻，心里也跟着敞亮。说这话时，她正站在桂树下，抬眼望着天际。淡蓝的天，几朵薄云慢慢移着，像谁不经意抹上去的。风从山下吹来，吹起她鬓边几缕白发，几朵桂花落在身上。她并不去拂，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仿佛和秋色融在了一起。

母亲年轻时，是广西南宁武警篮球队队员，曾长期在桂林集训。那段挥洒汗水的岁月，她很少主动提起，往往是闻到桂香，尘封的往事才会缓缓浮出来。她淡淡说起，桂林的秋天，满城都是桂花，香气漫过街巷，连夜里的梦，都浸着清甜。训练之余，她捧着搪瓷缸喝水，常有桂花落进杯里，她也不捡出来，就那么喝下去。

母亲常说，桂花不出挑，花如米粒，不争不闹，香气倒送得远。过日子，安稳平和就很好。说这话时，她望着满树碎香，像是说给花听，也说给自己听。赛场磨砺过，见过热闹喧嚣，她更偏爱沉静自持，如这桂香，温润，内敛，有力量。

有一回收拾衣柜，竟翻出母亲给我织的一件毛衣，正是秋香色。小时候我并不喜欢这个色调，嫌它自來旧，看着沉沉淡淡的，不鲜亮。织这件毛衣的时候，母亲随口跟我说：“这颜色耐看，经得住年岁。”

当我又一次穿着这件旧毛衣去公园，细碎桂花飘坠，落在肩头，和毛衣的颜色相映。望着飘落的小花，耳边仿佛又响起母亲的话：“桂林的桂花，也是这样小，也是这样香。那时候训练完，一身汗，坐在球场边，风一吹，满场都是桂花香，倒觉得不那么累了。”

她说话时的神情，像是昨天的事，又像是很远很远的事。

原来她贪恋的，又何止是一树花香。那一缕桂香里，藏着久远的秋风，藏着球场边片刻的清涼，藏着那段尘封已久、被桂香轻轻唤醒的年少时光。

何以迷秋香？它是老电影里，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；是古旧织物上，褪去火气的色泽；是秋风过处，偶然落于肩头的那一点黄。它还是母亲织的那件旧毛衣，是她口中的秋香色，是她记忆里桂林球场边漫开的桂香。